

天工育传世 婵娟梦畹华

文 □ 戎骞 王笑雪

“我有两条腿带我一路前行，一条是京剧、一条是玉雕，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；过去如此，今后亦是如此，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。”

——宋世义

梅葆玖（左）和宋世义（右）





和田玉《梅兰芳》 宋世义 / 作 梅兰芳纪念馆 / 藏

2014年春，一场跨越世纪的巅峰会面正在进行。两位在各自艺术领域登峰造极、首屈一指的人物，玉雕大家宋世义与京剧泰斗梅葆玖的手，在这一刻紧紧地握在一起。这一天是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120周年的日子，宋世义倾其毕生技艺和满腔热情雕成梅兰芳肖像玉牌，通过梅葆玖先生捐赠给梅兰芳纪念馆，以此表达自己对大师梅兰芳绵延半个世纪的敬慕之情；同时以此为契机，完成了一个萦绕许久的心愿——用自己的玉雕作品，成就玉雕和戏曲艺术上的一段佳话。

梅葆玖手捧玉牌，久久地凝视着玉牌：“宋大师可把我的父亲雕活了，尤其是父亲的这双眼睛，就好像他本人在看着我。我得好好感谢您，梅兰芳纪念馆从此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纪念品。”

玉牌中所雕梅兰芳，用笔简洁稳健，线条看似硬朗疏粗，但却将梅兰芳的脸部轮廓雕琢得柔软细腻，一双眼睛犹如在与观者对话，那温柔的目光让人想起《贵妃醉酒》中艳若天人的杨玉环，想起那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的皎皎之月。手抚玉牌，似乎已经触摸到梅兰芳大师的温度，一种感动涌上心头。可以想象，若不是宋世义对梅派艺术绵延半个世纪的痴迷，玉牌上的那份温情又怎会如此传神。他笑道：“我从小就爱看梅兰芳的戏，梅大师开创的梅派艺术启发了我，成就了我的雕刻。可以说没有梅大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梅先生，这样说来，我也算梅大师的学生了。”

梅葆玖将玉牌轻轻放在桌上，感叹道：“宋大师将梅派艺术精髓融会贯通于玉雕之上，让玉雕有了梅派神韵，梅派传人，当之无愧！”

宋世义略一抱拳：“我最喜欢的就是梅派，专攻梅派唱腔也五十多年了。梅先生，你听我来段《麻姑献寿》，看看我学得如何？”宋世义略一清嗓，便唱起了《麻姑献寿》里西皮二六“瑶池领了圣母训，回身取过酒一樽，近前忙把仙姑敬，金壶玉液仔细斟”的唱段，梅葆玖高兴地为宋世义合着拍子。

一曲过后，梅葆玖不禁大为赞叹，为宋世义说了刚才的戏，并提出了一些建议：“‘瑶池领了圣母训’这句里的‘池’字，唱起来更接近‘赤一’的音，这样才更加圆润。你我不如约个时间，坐下来好好说说这出戏，也算‘礼尚往来’。”

“那当然再好不过。”宋世义欣然接受，“我打小便痴迷梅大师的演出。当年梅大师的追悼会，我去了；第二年的周年汇演，我也去了。这些年梅大师的纪念演出，基本场场不落。年纪越大，越感到梅派艺术的博大，越感到庆幸，能遇到梅大师这样的大艺术家。梅大师不但启发了我对玉雕的认识，同时身正为范，教会我如何做事为人。不但授艺，同时育人，半个世纪的感激、感动，今日能报其一二，也算聊表寸心！”

在宋世义的心中，雕刻与戏曲，是他艺术天地中不可分割的山与水，日与月，是融入他血液和灵魂中的挚爱。

琢玉宗师朗风骨，善舞红袖美娇娘

宋世义，年逾七旬，身高八尺。这位眉宇间透着温柔笑意的老人从事玉雕事业半个世纪，传世之作不胜枚举，作品无论深厚的国学内涵、抑或创新开放的雕刻思路，都令人叹为观止。他通过精巧的做工、新颖的构图、典雅的格调，成功营造出“诗有尽而情无限，画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艺术氛围，而以戏曲剧目《西厢记》“听琴”一折为原型的玉雕《西厢记》，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，其中人物眼神流波，一颦一笑间无一不极具戏曲特色：莺莺端庄稳重，举手投足间透着大家闺秀的气质，有着梅派的雍容典雅；而小红娘聪明伶俐的眼神、善解人意的神态从玉石中透露出来，又有着荀派的娇俏。圆月高悬、浮云若烟，莺莺与红娘妙曼的身影，让人恍惚听到了来自墙头之外张生为莺莺所奏的一曲《凤求凰》，让观众欣赏了一折深情婉转的“听琴”。

作为玉雕泰斗，宋世义的戏曲造诣颇深，有着极为专业的戏曲素养。生活中的宋世义自诩票友，但这不过是自谦，这位老先生的戏曲底蕴，绝对超过一些专业戏曲演员。他不仅通晓各地剧种，而且对京剧、昆曲各门各派戏曲名家的唱功、特色都熟稔于心。说起四大名旦各自的特点长处，生旦净末各行中的名角，宋世义无一遗漏；每一出观看过的剧目及演员，均历历在目、长存于心。谈起各派名家，宋世义十分自豪：“从三四岁起，



翡翠《西厢记》宋世义 / 作



和田玉《闻箫》 宋世义 / 作



南红《青衣》 宋世义 / 作

家人就带我去戏园子看戏。早年，昆曲看得最多，五六十年代几乎一个星期看一场戏，八十年代一个星期看两场。上海的上昆、苏州的苏昆、北京的北昆以及南京等地的昆曲演出，几乎从未落下过。昆曲的表演，我是一代一代地看下去的，现在已看过了第五代演员了。”那份对戏曲的执著和热爱溢于言表。回忆起最初去看戏的日子，他久久沉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、戏曲带给他的精神震撼和畅快淋漓的艺术享受中，尤其是观看梅兰芳等名角的精彩表演，他的心咚咚直跳，几乎是忘我忘情，整个人都被场上唯美的唱腔、亮丽的扮相所吸引，以至于散场时，别的观众离席，他却独自走向戏台，想要与心中的偶像——戏曲名家更近一点。

每次看完戏，宋世义都将欣赏过的戏剧人物绘在纸上。考上工艺美院后，他把这份爱好融入绘画课程中，一边看戏，一边作画。工作后，更是把戏曲元素直接融入他的玉雕创作之中。在他的雕刻作品中，总能捕捉到传统戏曲人物的神态和身段，那些镌刻于他灵魂之中的场景都被再现在一块块灵石之上，让玉雕充满了生机，也让戏曲凝结成隽永。宋世义说：“我和学生讲，想学好玉雕一定要去欣赏戏曲。不懂得中国古典文化的根在哪里，就难出佳作。”以关羽题材作品为例，一些玉雕作品只是简单的描摹，容易把关羽形象做得生硬。但在戏曲中，关公早成为经典形象，若按戏曲形象加以创意和改动，作品就能出神入化，取得成功。所以说，“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种技艺是相通的，戏曲是一座宝库，应当好好学习、借鉴和珍惜。”

随着对戏曲的进一步痴迷，宋世义感觉欣赏演出已无法满足自己，只有勾画妆容、全身披挂粉墨登场，才能使他得到真正的享受。青年时期的宋世义曾演出过《宇宙锋》、《女起解》、《凤还巢》、《贵妃醉酒》等梅派经典剧目。虽然现在已年近耄耋，宋世义的嗓音却柔美清丽，恍如妙龄女子，无论唱腔还是扮相，宋世义都丝毫不让当红旦角，只听其音，观其功架，当真是一位二八芳龄女子唱着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独徘徊在那小园香径之中……

说起喜欢梅派的原因，宋世义说：“梅派表演艺术的特点是甜、美、正，浑然天成，圆融和谐，雍容、敦厚、端庄，具有中和之美，呈现的是整体的美感，符合中国的传统美学和欣赏习惯。我把对梅派艺术的理解，与玉雕技艺融合，拓展了我的表现空间，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。”

对梅兰芳的崇拜，使宋世义的玉雕作品更加独具风采。不论山水、花鸟、人物，无不雍容甜美，圆润平和，不流俗，不张扬，雅俗共赏，内行能看出技法之高妙，观众看着美观大方，体现着他对梅派艺术雍容中和、典雅高贵与圆融和谐之美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理解与完美诠释。他不仅参透了梅派艺术的核心精神，并且将这种精神融会贯通，与玉雕传统工艺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汇聚共生，形成了属于且只属于他自己的玉雕感悟。可以说，是梅派艺术成就了宋世义，促使宋世义创新并诠释了当代玉雕艺术。

春晖蓝田存勇毅，月影虹霓照丹心

认识宋世义的人说，他是一位著名的玉雕师，是一位谦和的老人，是一位雅量的艺术家；熟悉宋世义的人说，他是舞台上风情万种的梅派青衣，他是内心坚强执著的前辈，是热爱艺术、追求真善美的生活者。不错，正如同宋世义所热爱的艺术一样，他的外表如婉转的梅派艺术般中和，而内心则如百砺的玉石般坚毅。

宋世义文质儒雅，年高德劭，向来被玉雕界广为称赞。面对每一个执著于玉雕事业的有志青年，宋世义都全无保留，有问必答、悉心指导；品评作品，不论资历，惟贤惟德，竭尽所能，铺路搭桥，不计回报。然而正是这位承前启后的大师，平日里却衣着朴素，行事低调，若不点破，人们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就是那位玉雕名家。大巧不工，光华内敛，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他的独一无二的气质和修养。

当全身心投入工作后，宋世义开始变得严肃而认真。面对未经磨砺的璞玉，拿起工具时，宋世义有如承载千钧巨石般举轻若重。在玉雕艺术创作的世界里，他强调精益求精、完美无瑕，绝不作任何妥协，以达到举重若轻的境界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当承载天地灵气的良玉，邂逅坚守正道、执著奋进的宋世义时，二者产生的知己相逢、英雄相惜的共鸣，才会爆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灵感，成就宋世义的双手孕育出一件件传世之作；也正是这份与玉石惺惺相惜的感情，使宋世义的内心愈如金石良玉般明德求真、守正不移。“临江之畔，璞石无光，千年磨砺，温润有方”所指的，不仅是玉，也是宋世义为人的写照。

对于玉雕、戏曲，这两个陪伴自己一生的艺术，宋世义说：“我有两条腿带我一路前行，一条是京剧、一条是玉雕，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；过去如此，今后亦是如此，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。”技艺之最高境界是天工，而最高境界之天工乃是百艺通感。大师宋世义，已漫步至此处，坐忘水云间。



和田玉《昭君出塞》 宋世义 / 作



宋世义

字欣然，号痴人，1942年生于北京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国玉雕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、全国轻工劳动模范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。代表作品《五彩神仙鱼》、《史湘云醉卧芍药茵》、《版纳月》、《敦煌掠影》、《童子观音》、《香山九老图》、《白玉花丝镶嵌普度众生》等。

封面封底作品均由宋世义大师创作

封面作品：玛瑙《江南情怀》

封底作品：天然水晶《观音》